

「勇敢寫出心內話」得獎作品

勁讚獎

當農田換上了新裝，那是一幢幢的豪華農舍與一間比一間有特色的民宿餐廳，此起彼落一塊塊的五顏六色，取代了單純的綠和遠山在水田裡的美麗倒影。

水田的記憶如拼圖畫作般，當一片一片被拿走時，整體的影像也就殘破不全了。這記憶屬於誰？我們這一代被賦予了選擇的責任，但是我們卻把責任誤解為權利，而試圖操控起水田的生命。

水田的生命緣起於一粒砂的神奇之旅，隨著未知目的地的溪流，竄出山谷而下，在沒有堤防的年代裡，四處漂泊不定，之後在千百年後的某一個時刻，化作滋養萬物的土地，動植物得以生長，辛勤的農人在此繁衍一代又一代。

現在，失去了一塊水田，這不只是糧食自給與耕地流失的問題，更意謂著我們奪著了水田的生命，也奪走了人與土地的共同記憶，那是亙古以來延續至今的真實情感，而我們沒有權利也不需要這麼做！

這是我對水田的浪漫想法，對現實的考驗提供一些省思，縱然一畝畝農地的永遠消逝，但是我始終認為，人對土地不該是權利關係，而應該是生命記憶與情感的連結。

讚聲獎

記憶中的宜蘭，平坦廣袤，展現人世靜好～但隨著農地分割買賣門檻放寬、雪山隧道開通，載來人潮與商機的同時，也改變了宜蘭的生活型態與純樸的地景樣貌。

驅車在宜蘭鄉間，農地出售的告示牌隨處可見，一棟一棟挖走千頃良田所建起掛著農舍名號的豪華農莊、渡假別墅、民宿餐廳，在蘭陽平原上如雨後春筍般競相冒出。隨著時間流逝，由空中俯瞰宜蘭，原本大塊大塊的瑰麗耕地，現在被切割的破碎不完整，從來沒想過有一天要為農田擔心，但現在我們看到的是：破碎的宜蘭田、劣化的耕作環境、凋零萎縮的農業從業人口、進入水田產區建物的家用污水排入灌溉用水圳。在華美的房舍表相下赤裸真相卻是食安最源頭的糧食生產被污染了，水田生態不再；想要在農舍中健康生活，周遭卻飄來噴灑的農藥；更遑論炒高的地價對周遭一輩子務農也住不了這樣華舍的農民的影響了，住在同一塊土地，卻宛如活在不同的世界，這樣的心理衝擊，叫人怎能再安於這塊土地勤墾耕作！

農地守護運動紅火了農舍議題，喚起大家對耕地保護的重視，宜蘭也率先開啟了加強管理農舍的濫殤。期望政府，永遠站在人性最壞的角度做打算，事前做足最好的準備，公私協力，共同為人與環境的永續打拚出一條共存的路。

讚聲獎

耕地是農業發展的命脈，但「農地活化」政策的美意在建商、財團、仲介、民代及部分農民合力包夾下被扭曲了。像被包裝成「台北後花園」的宜蘭，招來追求「田園夢」的都市人爭相來獵地建屋，結果台灣農地價格被炒到世界第一貴，真要務農的卻買不起。從山上俯視現在的宜蘭，最直接感受到的是違規的農舍「遍布」了整個蘭陽平原，遠比想像嚴重，大片延伸的農地消失、生物棲地破壞了，這是當初始料未及的。

放任農地自由交易，除非是有所堅持的人，否則一般人當然就是賣地蓋房，因為種田賺不了錢翻不了身。但農地無法再生，一旦移入他用屆時再要復耕相當困難，農業的困境，牽涉複雜的社會經濟層面，要根本上解決，就要讓務農有合理的收入與心靈的成就感，否則光叫農民不賣地，總會有人想出法子鑽漏洞牟利的。

耕地保護，政府有考慮以中央的力量，在氣候變遷未來國人糧食需求及國土綜合規劃評估下，對宜蘭甚至全台各地的良田進行有系統的徵收，再統一租給有心務農的人嗎？有逐利之夫，也有即使少仍肯下田務農或對環境保護懷抱理想的人，請政府構築有利農業發展的環境，加之台灣傲人的農業技術，總有能揮灑的空間。期望，能再見宜蘭阡陌水田倒映青山的靜謐農村景致！

分享獎

如果真的投入研究耕地保護這個課題，我們會發現，其實並不乏把問題看得通透並能提出具體整頓措施的人。我們缺少的，從來不是建言，而是在明知問題徵結下，政府能不能展現抵住各方利益團體、民意代表的施壓，敢大刀闊斧改革並承擔的勇氣與魄力。

對於每近選舉，政府施政就為了那些因一己之利而大聲說話的少數人龜縮或轉彎的現象，我們已經看得很厭煩了。其實仔細思考，這些人即使說話大聲，終究是少數，政府能做的是，就是採取強而有力的宣告為自己的政策大聲的辯護，站在福國利民的角度上爭取大多數人的支持。

以耕地保護為例，如果不是對這議題投入關心並持續關注的人，怎麼會想到到處濫建的假農舍真華宅挖走了大批良田使可耕地大幅流失，讓未來台灣在氣候變遷下的糧食安全存量亮起了紅燈、假農舍的家用污水排入灌排的水圳，危害了糧食生產的安全，最後是下了我們的肚子啊、農地被炒高到真農買不起，假農有錢買農舍卻能詐領農保、申請老農津貼侵奪社福資源，這叫台灣多數薪資停滯不前的人民情何以堪。請政府一再強打這些訊息引領社會價值觀，讓農地保護政策的正當性深植人民的認知，如果政府施政能夠獲得大多數人的信任與支持，就算流失少數票，又有何礙。

分享獎

現行法令的漏洞，已經讓部分「老農」，賣的不是米，而是老農的身分了，這些利益相關人等，繪就了當今宜蘭一幅農地種屋、耕地荒蕪、水鳥銳減的景況。我們看到政府開始了保護耕地的行動，卻遭到既得利益者以農地價格崩盤為由，要求給老農一條生路，然而，耕地保護和經濟發展、農民權益的保護，不必然是相背的。所謂農地價格崩盤的比較基準究竟為何？是自被炒高後的不合理價格跌落，還是只是回歸到了合理價位？農地跌價確實損及了部分個人的私利，但對國家公利及真正務農者又是如何？有限的水土資源需要的是全台能統籌規劃分配運用，怎樣將耕地保護的必要性及與眾人未來的利害關係儘可能讓大家知道，爭取更多人的認同一起為無言消失中的耕地發聲，是要成功保護耕地非常關鍵且重要的課題。

勇氣獎

倘佯在青山綠水之間,大自然的力量總是無限神奇。宜蘭是個好山好水好空氣好風景的好地方。當你呼吸到宜蘭的味道的時候,是不是和我一樣總是感覺宜蘭的大地是一片綠油油綠意盎然。我愛宜蘭,因為宜蘭是我的故鄉,宜蘭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寸土地都是值得大家來珍惜探討與保護。宜蘭的風景最美麗,宜蘭的土地最芬芳和最香甜,尤其是宜蘭的農地最天然,金黃色的稻田加上火紅的夕陽彷彿像是呈現出一幅最美麗的圖畫。希望宜蘭土地永遠都有持續發展下去的力量,加油!

勇氣獎

#要護田 #請下田 #關心這個產業 #請敬佩這個職業

首先我不賣田，我也不蓋農舍

我愛閒暇之於到田裡流汗享受自然

春天的綠蔭盎然的稻秧 夏天鋪滿著金色的稻海

秋天割稻後淡淡的稻香 冬天耕耘機後的候鳥群

這就是我所喜愛的宜蘭

現在一堆人要求提高糧食自給率 保護綠色農地，但...

重點是要年輕力量肯下田吧！！

不知道種田的辛苦，卻喜歡要求別人付出

要綠地 打掉帝寶也可以蓋公園

何必來宜蘭找綠地，又到處破壞

老農也有老農的心聲：有機會這輩子也想換換身份，翻翻身

務農很苦，政府又漠視農業政策

年青人又沒願意傳承...

一堆鍵盤高手要求別人種田 #給他們吃卻常常嫌米貴菜貴

綠油油的稻田給他們騎腳踏車觀賞

#田裡卻時常有撿不完的垃圾

要他們自己體驗農村生活 #卻嫌手弄髒蚊子咬

老人家又都快無法耕作

政府又只提出休耕補助

#卻沒實質政策提高農民收入

也沒大面積機械化耕作辦法

輔導多元農產的種植配套

更沒有分區分段耕種的思維

和多角化的行銷策略

炒農舍跟炒地皮炒房地產都一樣

只是讓下一代更買不起房子

但在農舍這特殊狀況 其實是

雪隧通了 熱錢湧入

大建商們拼命蓋物件

但最後熱錢卻頃向美麗獨棟的農舍

造成透天貴又賣不出去的大問題。

政府爲了解決空屋率高

所以想把買賣農舍的熱錢

引導回一般的透天公寓市場

總歸一句，

#要護田請下田

#要買農舍到大連

勇氣獎

記憶中的宜蘭，總是滿眼的翠綠，到了秋季由翠綠褪成金黃，暖了歸鄉人的眼，也成就了老農的笑容；一片平坦中，電線桿是最高的人為物件，再來則是屹立於田中的稻草人及農夫忽起忽落、星星點點的忙碌身影。

以前總是以為我們可以一直存在在這片靜好的歲月中，但現在，宜蘭這片「美好的」農業地景在塞車的國道五號上，就足以讓我「不疾不徐」欣賞一小時。土地不同於以往廣袤平坦，而是冒出方形蘑菇：像城堡、像豪宅，希臘感、歐洲風、日式等各種風格的水泥蘑菇令人感到刺目，人們伸出貪婪的手，掠奪大自然的恩惠，也永遠不會滿足。在此我們必須思考的是什麼是宜蘭真正需要的？要水漲船高的房價，還是青山綠水的永續發展？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前提是我們必須保有宜蘭的價值、他鄉所沒有的特色，真正的宜蘭不能為了發展而消失，捨本逐末只會掏空我們的資本，我們熟悉的宜蘭。

希望我們可以一起努力守護宜蘭的農業地景，讓這片美好永遠存在！

勇氣獎

如果，沒有雪山隧道！

那麼，祖先開墾家鄉都是為了生活，從日出日落，農具在身，看著農作物成長直到收割，等著到市場叫賣，不知大家是否甲意某？！

後來，有聽人講商人會找到客人，一次把所有的蔬菜可以賣光，不用自己東西奔波，只要只要顧好菜園就好！

後來教育出理工人才，聽說可以用白鐵，塑膠製品來使生活更便利，

自己要打算家庭工作，來打拼奮鬥，不用一直再等那個'不確定'的市場客人會不會來？！

現在更方便，有智慧型手機,電腦可以上網，聽人說做卡好的，東西也可以銷去外國，高速公路一開通，彷彿打開了宜蘭對世界的通道，

你，不用知道我的你！

會不會知道這裡農田成了全國唯一的豪華'農舍',是很濃郁的家庭，內有有錢人的高級別墅，看到會知道原來人會有不同世界之分別，不用的，其實我也不在意！

因為我只想再沐浴著涼風，即使我們必須要知道時代變遷，那些農忙的農夫也要退休，年輕人因生活而出走，宜蘭卻因觀光而美麗，過客悄然而不帶走一片雲彩，

宜蘭，那個在我心中長不大的小孩，是否你也一起看見！

勇氣獎

宜蘭的土地，被冠上了許多不同的名稱。

插秧播種的農家，把它稱作「田」。耕種作物的農夫，把它稱作「耕地」。經營買賣的商人，把它稱作「農地」。宜蘭的土地，也因為這些不同的名稱，有了各種用途：耕作、收成、休耕、買賣、填土、建造。

越來越多的翠綠方塊變成了灰色叢林，而原本應該是低頭下垂的黃金稻穗變成了莊嚴肅立的水泥建築。

土地，喪失了它原本的作用。

水的透與稻的翠之間的完美比例，

頓時瓦解混雜在一起，變成了一團複雜的色團，

最後全部以灰色的水泥固定。

當這些建築物越來越多，

這景色真的還可以被稱為是「宜蘭的土地」嗎？

我想，

也許正是時候我們該停下來想想這個問題。

